

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

# 日本中篇小说

冯国超 著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

日本中篇小说

冯国超 编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

ISBN 7-5312-1365-6/1251

出版日期：2001年出版

总定价：28800元（1/70.9元）

## 目 录

泉镜花	
高野圣僧 .....	( )
中河与一	
天上的葫芦花 .....	( )
幸田露伴	
风流佛 .....	( )
三岛由纪夫	
潮骚 .....	( )
谷崎润一郎	
春琴传 .....	( )
川端康成	
雪国 .....	( )
有吉佐和子	
木偶净琉璃 .....	( )
通口一叶	
青梅竹马 .....	( )
武者小路实笃	
完美的蔷薇 .....	( )

泉镜花

## 高野圣僧

—

“我原来是不想再打开参谋本部编纂的地图看，可是路实在是太糟糕了，所以才撩起就连摸着都闷热的旅行穿的法衣袖子，掏出那带封皮的折叠本。

“那是从飞柞通往信州的深山里的岔道，想停下来歇口气嘛，连棵树都没有。左右全都是山，山峰仿佛伸手就能够得着。峰峦相叠，岭上有岭，没有飞鸟，也不见一丝云彩。

“我孤伶伶地站在道路与天空之间。大概已到了晌午，炽热的阳光鲜亮得发白。我靠深深地扣在头上的单层扁柏斗笠遮挡着阳光，查看地图。”

旅僧说罢，垂下头，双拳放在枕上，托着额。

我和这位上人在路上结了伴。我们从名古屋来到越前敦贺的这家客栈住宿，刚刚睡下。据我的观察，他不大仰起脸来。

## 日本中篇小说

也就是说，他是个态度傲然，对四周的事物不屑一顾的人。

记得我们是在东海道的挂川车站搭乘同一辆火车的。他在座位的角落里垂着头，如死灰一般毫无生气，因此我没怎么理会他。

在尾张的车站，别的乘客仿佛商量好似的，全都下了车，车厢里只剩下了上人与我两个人。

那趟列车是昨天夜里九点半钟从新桥出发的，将于今天傍晚抵敦贺。晌午经过名古屋时，我与旅僧各买了一盒寿司。一打开盖子，是很次的什锦饭，上面稀稀落落地撒了几片紫菜。

我冒冒失失地尖叫起来：

“哎呀，净是胡萝卜跟葫芦干。”

旅僧看着我的脸，似乎忍不住了，吃吃地笑起来，本来就只剩下两个人了，我们便交上了朋友。一问，他说要去越前，到另一宗派的永平寺去拜访一个人。不过，要在敦贺住一宿。

我是回若狭探亲，也得在同一处过夜，因此便约好同行。

他说自己是属于高野山的寺院。他年约四十五、六。长得普普通通，和蔼可亲，举止安详。身穿方袖呢绒外套，脖子上围着白法兰绒围巾，头戴土耳其式帽子，手上戴着毛线手套，脚上是白色分趾袜与晴天穿的矮木屐。乍一看，与其说是僧侣，倒不如说更像俗世的师家，没准比师家还要俗气。他问我：

“住哪家客栈？”

于是我深深慨叹一个人旅行，在客栈过夜有多么无聊。首先，女佣拿着托盘就打起盹来。掌柜的心不在焉地说上几句奉承话，可旅客从走廊经过时，却盯住他看。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，吃过晚饭，将碗筷撤掉后，立刻换成座灯，命令旅客在昏

暗的地方睡觉。我是夜深才能入睡的人，这段时间里，滋味就甭提有多么难受了。特别是近来夜长了，自从离开东京，就不住嘀咕该怎样打发这一宵。我对师父表示，要是没什么不方便的话，真想同他住在一起。

他爽快地点点头道：

“我在北陆地方云游的时候总是在香取屋过夜。那本来是一家旅店，自从遐迩闻名的独生女儿去世后，就歇了业。不过对老顾客概不谢绝，由老夫妇恭谨地给予照料。高兴的话，就一起去吧。不过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和尚撂下木片饭盒，笑呵呵地道：

“除了胡萝卜跟葫芦干，没什么好招待的。”

看上去像是个谨慎小心的人，没想到还挺风趣的。

## 二

经过岐阜时，还可以看到晴空，底下便是驰名的北国天空了。米原、长滨薄云，阳光黯淡，寒气袭人。到了柳濑下起雨来，车窗外越来越暗，雨雪交加了。

“下雪啦。”

“是啊。”

旅僧虽然搭了腔，却毫不在意，也不抬头望望天空。不只是这一次，就连我指着古战场，告诉他“这是贱岳”，以及说到琵琶湖的风景时，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。

敦贺有招徕旅客的恶习，让人烦恼到起鸡皮疙瘩的程度。这一天也不例外，一下火车，从车站出口一直到街头，手执写

## 日本中篇小说

有客栈字号的灯笼与纸伞的人们排得水泄不通。他们将旅客密密匝匝地包围起来，嘈杂地叫嚷各自的字号。甚至有一把抢过旅客手里拎的行李，并来上一句“得，谢谢您啦”的。有头痛毛病的人会着急上火，忍无可忍。然而旅僧照旧低着头，从从容容地走了过去。他丝毫也不显眼，因此没人拽他的袖子，我便侥幸地跟在他后面走上大街，这才舒了一口气。

雨水消失了，又干又轻的雪花越下越紧，刷刷地打在脸上。刚交傍晚，敦贺的街道两旁，家家户户已上了门，阒然无人。我们沿着纵横交叉的街道前进，宽阔的十字路口积满了白雪。走了差不多九百米，便到了目的地香取屋的檐下。

这是一座老房子。壁龛与客厅都没什么特别的摆设，柱子却很讲究，铺席也是新的。地炉很大，列着两座漂亮的灶。自在钩是鲤鱼形的，身上的鳞闪闪发光，简直像是黄金铸造出来的一般。钩子上挂着一口巨大的锅，看上去足可以煮一斗米的饭。

老板是个秃头，茫然坐在火盆前，将手指缩在棉布和服的窄袖里。老板娘却是个殷勤和蔼的老太太，旅僧一提起胡萝卜跟葫芦干的故事，她便笑嘻嘻地端出饭菜来：有小白鱼干、鲮鱼干以及搁了海带丝的豆酱汤。言谈举止，都显得与上人交情很深，我这个旅伴，就别提有多自在了。

老板娘随后在楼上为我们铺好了被窝。顶棚低矮，梁是用圆木做的，足足有两抱粗，从屋脊斜搭过来，房檐的尽头那儿，低得几乎连头都伸不直。盖得很是结实，即便是后山有雪崩，也顶得住。

而尤其是有熏笼，我便欣然地钻进去睡了。熏笼的另一头也铺有一套被褥，不过旅僧没有过去，他和我并着枕头，睡在

没有火气的被子里。

上人入睡时不解带，当然也不宽衣，他和衣蜷着身子，脸朝下，将腰部先伸进棉被，将棉被的袖子搭在肩上，双手扶褥，伏下身去。姿势与我们刚好相反，把脸伏在枕头上。

看来他即将悄然入睡，我便坦率地像孩子一般央求道：

“我在火车里就说过好几遍了。我这个人，不到三更半夜是睡不着觉的。请可怜可怜我，再陪我一会工夫，讲讲云游各处有趣的见闻吧。”

上人点点头说：

“我从中年起，就养成了不仰睡的习惯，睡觉就是这么个姿势。可是眼睛亮亮的，和你一样暂且睡不着呢。我虽是个出家人，也不一定就光是诵经说法。小伙子，好好听吧。”

于是，他便说起来了。事后听说，他是六明寺的大和尚，叫作宗朝，是宗门著名的说教师。

### 三

“说是这房子里还要来一个卖漆器的行脚商。是你的同乡，若狭人。年纪虽轻，却是个好样的耿直人，值得钦佩。”

“我起初提到过在飞柞翻山的事。在山脚下的茶馆，我同富山的一个卖药的结了伴儿。那个后生说话黏黏糊糊的，讨厌极了。”

“翻山的那一天，半夜里三点钟左右就从客栈起身了，趁着凉快一鼓作气走了六里多路，到了那家茶馆。是个晴朗的早晨，闷热得厉害。”

## 日本中篇小说

“我太贪心，紧走慢走，嗓子眼里干得不行，想立刻喝杯茶，但说是水还没烧开呢。”

“那是条难得有人经过的山路。尽管已到了这个辰光，可喇叭花还开着的当儿，是不可能冒柴烟的。”

“马札子前面有条小溪，水看上去挺清凉。我刚要从提桶里勺水，突然发觉了一件事。”

“正是炎热季节，这一带流行着可怕的疾病，方才经过的铜村，到处都撒着石灰。”

“‘喂，大姐，’我觉得不太好意思，便迟疑地向茶馆的老板娘问道，‘这是井水吗？’”

“她说：‘不，是河水。’”

“我暗忖：真有点奇怪，便又说：‘山底下正流行传染病，这水不是从铜村那边流过来的吗？’”

“那老板娘漫不经心地回答道：‘不是的。’”

“于是，我觉得很高兴。你就听我说下去吧。”

“那个卖药的，已经在那儿歇了好一阵子了。你也知道，兜售万金丹的这些家伙，个个都是相同的打扮。总是穿着细条纹单衣，系着小仓腰带，如今还时兴掖上一块表。紧腿裤上打着绑腿，脚上自然都是草鞋。脖子上绑着有棱有角的葱绿棉布包袱。要不把桐油斗篷叠小了，用真田绳绑在包袱上；要不就带上一把细方格花纹布伞。乍一看，个个都显得规规矩矩，通事理。”

“这些家伙只要一住进客栈，就换上大花纹的单衣，腰带扎得松松的，呷着白酒，将小腿搭在客栈侍女那丰满的膝盖上。”

“当时，这家伙一开始就没把我看在眼里，竟然说什么：

‘喂，花和尚，倒不是我说话特别。早就注定了世上不会有女人跟你相好，剃成了秃瓢，难道还贪生怕死吗？真是怪事，本性难移啊。大姐，你看，那身装束还迷恋人世，够意思的。’

“于是，两个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哈哈大笑。

“那时我还年轻哪，不由得涨红了脸，迟疑着不敢喝手里勺的那杯水。

“那家伙砰地磕打了下烟袋锅子：

“‘喂，别客气，你就敞开来喝吧。小命若有危险，我给你药吃。我就是为的这个，才跟着你的。对吧，大姐？不过不能白给，别见怪，一袋神方万金丹值三文钱。想要就掏钱。我决不造那份孽，向和尚施舍。喂，你答应不答应？’

“卖药的说完，拍拍茶馆老板娘的背。

“我赶忙跑掉了。

“我都这么一把年纪了，又是个和尚，竟跟你说什么膝盖啦，女人的背啦的，请原谅。不过事情的经过就是如此，请多包涵。”

## 四

“我一赌气，拼命赶路，大步流星地从山脚下到了田间小路。

“走了五十多米，突然到了一处上坡路。从旁边看得很分明，似乎是用土造的一座拱形敕使桥。我抬头望着坡，正要迈上去，那个卖药的迈着大步追上了我。

“他没招呼我。即便他招呼了，我也不想搭理他。卖药的

## 日本中篇小说

态度傲慢，斜眼睨着我，成心匆匆地超出我去，用伞杵着小山那样引起的上坡路尽头，伫立片刻，随即走了下去，消失了踪影。

“我踮起脚尖跟着他往上爬，不一会儿便到了鼓面般凸起的道路，旋即径直走下去。

“卖药的先下了坡，停下步子，一个劲地环视着。我以为他一定要捉弄我，就更快地跟着走。可是细细一看，他止步不前是有缘故的。

“这里，路变作了两条。一条是陡直的上坡路，两边杂草丛生。路口的一角长着一株四五抱粗的扁柏树。树后是重重叠叠的岩石，嶙峋险峭。我觉得我所要走的路并非这一条，适才走过的那条宽敞平坦的路才是正道。从这里走不到两里就是山，接着便该是山顶了。

“一看，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，那株扁柏树一无阻拦地横穿过道路，犹如彩虹一般伸展到像天空一样漫无边际的田野当中。雄伟的根部的土坍塌了，裸露出好几条如同大鳝鱼盘成的根。从根部哗哗地流出一股水来，淌到地上，把我要走的那条路整个给淹了。

“奇怪的是，田地并未变成湖，而变作了水流湍急的浅滩。前面可以瞥见一个树丛，以它为界，差不多二百多米的一段，简直淌成了一条河。水里零零落落地摆着石头，好像可以跨着大步，沿着石头渡到那一头。石头肯定是靠人力摆上去的。

“虽然并未严重到要脱衣涉水的程度，可这样的正道，也未免太难走了一些，就连马也都不容易过呢。

“我寻思道：卖药的大概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才拿不定主意的。他倒挺干脆，瞪瞪地顺着右边的坡路往上爬，一眨眼工夫

扁柏树就给他甩在后面钻过去了。爬到我的上方后，他朝下面看了看，说：

“‘喂，去松本得走这条路。’

“于是，毫不费力地又走了五六步。

“他从岩石上面探出半截身子，嘲笑似的说了声：

“‘站在那儿发愣，会给树精抓了去。大白天也不会放过你的。’

“话音才落，他就已走到岩石后面，被高处的草丛遮住了。

“过了会儿，旱伞的尖儿就出现在我头顶上高高的地方，它擦着树梢，消失在林荫深处。

“这时，有个腰系草编的屁股垫、手拎光扁担的庄稼汉，一面快快活活地嗨嗨嗨嗨吆喝着，一面踩着石头跨过积水来到跟前。”

## 五

“不须说，自打先前离开茶馆，一路上除了卖药的，我还没遇见过别的人呢。

“那个卖药的毕竟是个走江湖的，道路熟，因此临分手时他说的那句话不免让我犯起嘀咕来。我将信将疑地正想打开那张地图来看——刚才我曾说过，今天早晨出发前我也仔细看过。

“‘喏，我想打听件事。’

“‘您尽管说吧，什么事呢？’

“山民见到出家人就特别客气。

## 日本中篇小说

“‘喏，请问，是不是还是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呢？’

“‘您要到松本去吗？对，对，这是正道。只是因为前不久的梅雨，发了洪水，才有了这么一条大得出奇的河。’

“‘前面一直都是这么大的水吗？’

“‘不过就是您看见的这一片，很容易就能过去。水只淹到前面的树丛那儿，树丛后头就还是这条道，大车可以并排着走，一直通到山跟前。这一带以前还是座村子呢，树丛那儿是一位大夫的公馆旧址。十三年前发大水，成了片荒地，人可死海啦。师父一路走，一路替他们念念佛吧。’

“山民出于一番好意，连没问到的都说了。这下子我就清楚了，也有了把握，但却刚刚有个走错了路的人。

“于是我就跟山民打听卖药的所走的左手边那条坡道的情况：‘这条路是通向哪儿去的？’

“哦，这是老路，也可以通到信州，大概五十年前还有人走来着。比起正道，大概可以节省七里来路，不过如今却走不得了。师父啊，去年也有一对朝山参庙的父子错走过。后来有人说，糟啦，看见有叫化子模样的人进了山。大伙儿就说，人命要紧，追上去救一救吧。三个警察跟十二个老乡便组织起来，从这儿硬登上去，好不容易才把他们追回来。师父，您可不能仗着蛮勇去抄近道。即便是累得在野地里过夜，也比走这条路强。嘿，路上请当心。’

“同庄稼汉分手后，我本打算沿着河里的石头走过去，可是想到卖药的安危，就踌躇不前了。

“——也许不至于和听到的那样，但假若是真的，我就是见死不救喽。好在我是个出家人，不一定非得在天黑之前赶到客栈，睡在房子里。还是赶上去，把他叫回来吧。搞不好，就

算把旧道从头到尾走上一遍，那也没什么打紧的。这个季节，既没有狼出没，也没有魑魅魍魉作祟。管它呢……

“想到这里，一看，那个好心的庄稼人已没了踪影。

“——好吧。

“我打定主意，顺着上坡路走去。我不是出于侠气，更不是仗着蛮勇。照我这么说来，你会以为我早就悟了道，其实我胆小得很，贪生怕死，连河水都不敢喝。那么，你问我为什么偏偏要走那条道吗？

“说实在的，假使只有点头之交，我准就让他去了。可正是因为讨厌这个人，若是撇下他不管，就好像故意见死不救似的，我觉得内疚。”

宗朝仍伏在被窝里，合着掌说：

“我觉得若那样的话就对不起我念的佛。”

## 六

“喏，听我说下去吧。接着我就绕到扁柏后面，从岩石下面爬到上边，穿过树林。沿着杂草丛生的小路走啊，走啊。

“不知不觉之间已翻过一座山，前面不远的地方又是一座。两座山之间是一片开阔的野地，有一条比方才走过的正道还要宽并且平缓的路。

“隔着中间那座山，一东一西排列着两条路。道路如此之阔，甚至连举着标枪的队伍也走得过去。

“我放眼望着这片辽阔的野地，卖药的连点影子也看不见。不时有小虫在火热的空中飞来飞去。

## 日本中篇小说

“走在这条路上，觉得特别凄凉。四周越是宽敞，心里反而愈没着落。当然，当初既然标榜要翻过飞柞山的天险，早已估计到，有时走上七里才有一家，或是走上十里路顶多有五家可以投宿，并且能捞上一顿小米饭吃，就算幸运的了。因此，我健步如飞，不屈不挠地往前走。于是，山又从两旁逼过来，窄得差点儿压着肩膀。紧接着又往上爬。

“我寻思：接着就是以险峻出名的天生岭了，便跃跃欲试，可天气毕竟酷热，我气喘吁吁地先将草鞋带绑紧。

“多年后，我听说山口附近有个风洞，从这儿刮进去的风，一直可以刮到美浓莲大寺正殿的地板下面。当时我可顾不上这些，管它风景、奇迹，就连天气是阴是晴都搞不清，只是直着一双眼睛，拼死拼活地扭着身子朝上猛爬。

“要讲给你听的故事还在后头呢。就跟开始所说的，路糟透了，简直像是从来没人走过似的，更可怕的是蛇，将头尾伸到两边的草丛里，搭起一座晃晃悠悠的桥。

“我戴着斗笠，拄着竹杖。头一次碰见这么一条蛇的时候，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双腿一软，就瘫坐在地下了。

“我生平最讨厌蛇了，与其说是讨厌，倒不如说是感到害怕。

“谢天谢地，当时它拖着尾巴，在那边将镰刀形的脖子一抬，就刷刷地从草丛上爬过去了。

“我好不容易才站起来，刚走上五、六百米远，眼前又蓦地出现一条不见头尾、只让身子沐浴在阳光下的蛇。

“我啊呀一声往后一跳，那条蛇也藏起来了。第三条蛇没有立刻蠕动。身子粗得很，倘若慢慢爬的话，看来得足足爬上五分钟光景才能露出尾巴。我不得已，只得从上面迈过去。小

肚子蓦地发胀，毛骨悚然，只觉得浑身的毛孔都变成了蛇鳞，脸也变得跟那条蛇一个颜色了。于是不由得伸手捂住了眼睛。

“冷汗就像雨一样的往下流。不管多么抵得慌，不管腿多么软，也不能站在那儿，我只得胆战心惊地赶路。只见又是一条。

“这次的蛇只有下半截身子跟尾巴，伤口发青，淌着黄汁子，一个劲儿地抽动着。

“我不由得叭哒叭哒往回跑。可是猛地想起，原先那条蛇肯定还在那儿。打死我，我也不想再从它身上跨过去了。我给炎热的太阳蒸烤着，流着眼泪想道：

“——啊呀，刚才那个庄稼汉哪怕是弄错了，要是告诉我一声老路上有蛇，我是情愿下地狱也不会来的呀。

“南无阿弥陀佛，直到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还是吓得浑身哆嗦。”

旅僧说完，额手沉吟了一会儿。

## 七

“迟迟疑疑地也没了个了结，我只得壮起了胆子。折回去是不行的，来路上有不到一丈长的尸体。我逃得远远的，跑到草丛里，可是总觉得那半截蛇身马上就会缠到我身上。心里发怵，两脚暴起青筋，给石头绊了一跤。看来膝盖就是那时磕伤的。

“以后腿脚就不听使唤了，走路有点困难。我想：要是在这里倒下去了，就会给暑气闷死拉倒。我给自己打气，好像是

## 日本中篇小说

提着脖领子给拽着走似的，往山顶上爬。

“路边的草丛发出来的热气真是可怕。那草长得又高又密，脚底下到处是蛋，好像是大鸟下的。

“我沿着大蛇爬行那样蜿蜒蜒的坡道走了两里来路，碰到洼地就弯过岩角，绕过树根朝前走。走到这儿，路况太糟糕了，就打开了参谋本部的地图册。

“果然，听到的和看到的是同一条道，没有两样。没错儿，这就是老路，看了地图也没能得到什么安慰。尽管是可资依据的，也不过是在栗子壳的刺上画了两道红线而已。

“地图上不可能标记出路有多难走，更不可能标出蛇跟毛毛虫啦，鸟蛋啦，草丛散发出来的热气啦。所以我就干脆将它叠好，揣到怀里，胸脯底下嗯地使下劲，念声佛，重新振作起来。可是我还没缓过气来，无情的蛇就又横穿过道路而来。

“我于是寻思：它大概是山精。反正我是招架不住的，只能认输，便丢掉竹杖跪下，两手按着灼热的地面，诚心诚意地央求道：‘对不起，请放我过去吧。我轻轻地走，尽量不妨碍您睡午觉。您看，我把棍子都扔掉了。’

“说罢，抬头一看，传来了一声轰隆的巨响。

“我想可能是条相当大的蛇。草丛在晃动——三尺，四尺，五尺见方，一丈有余，范围越来越大，朝着旁边的溪谷笔直地倒伏下去。最后，地动山摇，我吓得站在那儿一动也不能动，突然浑身发凉，这才发觉，从山上刮下大风来了。

“这时候开始传来了一连串匍匐的回声。只觉得深山里似乎起了旋风，刮出了个洞似的。

“莫非是我的祈求感动了山精，蛇不见了，酷热也消退了。我精神振作起来，加快了脚步，过一会儿便明白为什么风骤然